#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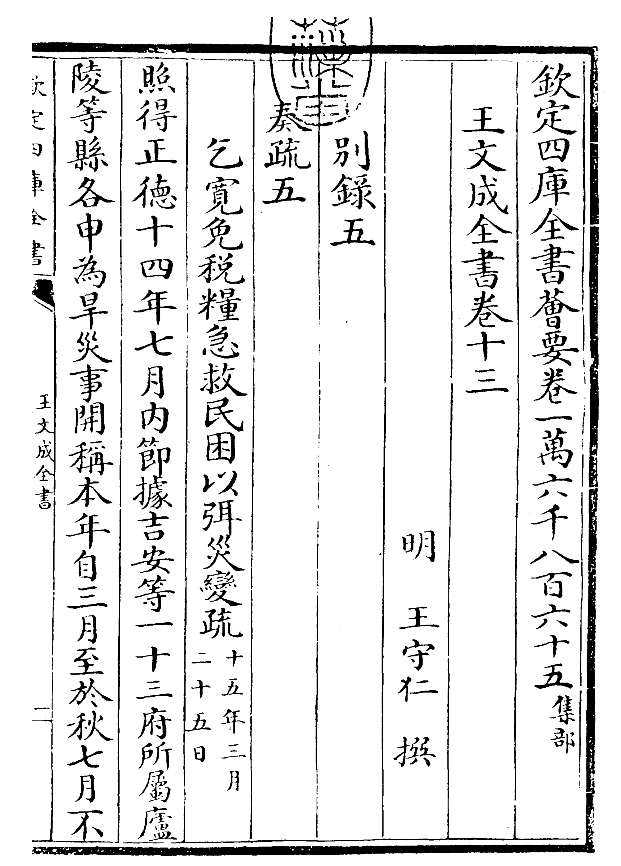
集部

#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王文成全書卷十三

詳校官侯補通政司經歷臣郭祚熾



#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八百六十五 集部

## 王文成全書卷十三

明 王守仁 撰

### 别錄五

### 奏疏五

乞寛免稅糧急救民困以弭災變疏 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

照得正德十四年七月内節據吉安等一十三府所屬廬陵等縣各申為旱災事開稱本年自三月至於秋七月不

雨禾苗未及發生盡行枯死夏稅秋糧無從辦納人民愁嘆將及流離申乞轉達寬免等因到臣節差官吏老人踏勘前項地方委自三月以來雨澤不降禾苗枯死續該寧王謀反乘釁鼓亂傳播偽命優免租稅小人惟利是趨洶洶思亂臣因通行告示許以奏聞優免稅糧諭以臣子大義申祖宗休養生息之澤暴寧王誅求無厭之惡由是人心稍稍安集背逆趨順老弱居守丁壯出征團保饋餉邑無遺戶家無遺夫就使雨暘時若江西之民亦已廢耕耘

之業事征戰之苦況軍旅旱乾一時併作雖富室大戶不免饑饉下戶小民得無轉死溝壑流散四方乎設或飢寒所迫徵輸所苦人自為亂將若之何如蒙乞勑該部暫將正德十四年分稅糧通行優免以救殘傷之民以防變亂之階伏望皇上罷冗員之俸損不急之賞止無名之徵節用省費以足軍國之需天下幸甚緣由於本年七月三十日具題請旨未奉明降隨蒙大駕親征京邊官軍前後萬數沓至併臨填城塞郭百姓戍守鋒鏑之餘未及息肩弛

擔又復救死扶傷呻吟奔走以給厮養一應誅求妻孥鬻於草料骨髓竭於徵輸當是之時烏驚魚散貧民老弱流離棄委溝壑狡健者逃竄山澤羣聚為盜獨遺其稍有家業與良善守死者十之二三又皆顛頓號呼於挺刃捶撻之下郡縣官吏咸赴省城與兵馬住屯之所奔命聽役不復得親民事上下洶洶如駕漏船於風濤顛沛之中惟懼覆溺之不暇豈遑復顧其他為日後之慮憂及稅賦之不免征科之未完乎當是之時雖臣等亦皆奔

走道路危疑倉皇恐不能為小民請一旦之命豈遑為歲月之慮憂及賦稅之不免征課之未完而暇為之復請乎若是者又數月京邊官軍始將有旅歸之期而戶部歲額之徵已下漕運交兑之文已促督催之使切責之檄已交馳四集矣流移之民聞官軍之將去稍稍脇息延望歸尋其故業足未入境而頸已繫於追求者之手矣夫荒旱極矣而又因之以變亂變亂極矣而又加之以師旅師旅極矣而又竭之以供饋益之以誅求亟

之以征歛當是之時有目者不忍睹有耳者不忍聞又從而刻其膏血有人心者而尚忍為之乎今遠近軍民號呼匍匐訴告喧騰求朝廷出帑藏以賑濟久而未獲反有追征之令閧然興怨謂臣等昔日蠲賦之言為詒已竊相傷嗟謂宸濠叛逆獨知優免租稅以要人心我輩朝廷赤子皆嘗竭骨髓出死力以勤國難今困窮已極獨不蒙少加優恤又從而追征之將何以自全是以令之而益不信撫之而益憤憤諭之而益呶呶甫懐收

復之望又為流徙之圖計窮勢迫匿而為姦肆而為寇
兩月以來有司之以鼠竊警報者月無虛日無怪也彼
無家業衣食之資無父母妻子之戀而又旁有追呼之
苦上有椎剥之災自非禮義之士孰肯閉口枵腹坐以
待死乎令朝廷亦嘗有寛恤之令矣亦嘗有賑濟之典
矣然寛恤賑濟内無帑藏之發外無官府之儲而徒使
有司措置措置者豈能神輸而鬼運必將取諸富民今
富民則又皆貧民矣削貧以濟貧猶割心腐肉以啖口

口未飽而身先斃且又有侵尅之弊又有漁獵之奸民之賴以生者不能什一民之坐而死者常十九矣故寛恤之虚文不若蠲租之實恵賑濟之難及不若免租之易行令不免租税不息誅求而徒曰寛恤賑濟是奪其口中之食而曰吾將療汝之饑刲其腹腎之肉而曰吾將救汝之死凡有血氣者皆將不信之矣夫戸部以國計為官漕運以轉輸為任今歳額之催交兑之促皆其職之使然但民者邦之本邦本一揺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伏望皇上軫念地方塗炭之餘小民困苦已極思邦本之當固慮禍變之可憂乞勅該部速將正德十四十五年該省錢糧悉行寬免其南昌南康九江等府殘破尤甚者重加寬貸使得漸回喘息修復生理非但解江西一省之倒懸臣等無地方變亂之禍得免於誅戮實天下之幸宗社之福也夫免江西一省之糧稅不過四十萬石今各四十萬石而不肯蠲異時禍變卒起即出數百萬石既已無救於難矣此其形迹已見事理甚明者

臣等上不能會計征斂以足國用下不能建謀設策以濟民窮徒痛哭流涕一言小民疾苦之狀惟陛下速將臣等黜歸田里早賜施行以紓禍變緣係寛免稅糧急救民困以弭災變事理為此具本請旨

計處地方疏十五年五月十五日

臣惟財者民之心也財散則民聚民者邦之本也本固則邦寧故文帝以賜租致富樂之效太宗以裕民成給足之風君民一體古今同符臣會同巡按江西監察御

史唐龍議照寧賊宸濠志窮荒度謀肆併呑其於民間田地山塘房屋等項或用勢强占或減價賤買或因官本准折或摭别事抄收有中人之家者一遭其毒即無棲身之所有上農之田者一中其奸即無用鋤之地尤且虛填契書以杜人言私置簿籍以增租額利歸一已害及萬家故先有副使胡世寧直言指陳續該科道等官交章舉發言皆有據事非無徵近奉詔書曰宸濠天性凶惡自作不靖强奪官民田産動以萬計則陛下明

以燭姦深知宸濠田產皆奪諸百姓者也又曰占奪田產悉還本主則陛下仁以憫下盡欲舉百姓之田產而給還之也聖言猶在昭如日星國信不移堅如金石始者宸濠既敗該臣等已行守巡等官將該府及各賊黨田地房屋許令府縣等官俱抄沒在官造報在冊矣但委官查勘之時正事變搶攘之際業主驚散俱未寧家上司督責急欲了事依契涸查憑人浪報多寡是較占買未分明詔雖有給主之條小民猶抱失業之恨昔之

居不得而居也昔之田不得而食也澤未下究怨徒上
歸況屋無主則毁地不耕則荒故兵馬之後凡柱僅存
田野之間草萊漸長兼以勢室豪强恣行包侵之計奸
徒私竊動開埋没之端及今審處不早將來遺失益多
再照前項田産多在南昌新建二縣受害獨深人人被
其誅求家家被其檢括且賊師起事抄掠尤慘官兵破
圍傷殘未蘇財盡已極民困莫加查得二縣額派兑軍
淮安京庫三項糧米共十一萬九千石有零淮益二府

祿米共四千二石節奏寛免未奉停徵運官守催旗校逼取勢急若火案積如山民納不前官宜為處及照一方之統會在於省城各府之錢糧併於司庫查得本布政司官庫先被賊兵刼搶繼因軍餉動支官吏徒守乎空櫃紙筆亦賒於鋪家大兵必有荒年民窮必有盜賊萬一變生無常釁起不測則寸兵尺鐵皆無所需束芻斗糧亦不能辦公私失恃緩急可憂再照省城各門城樓窩鋪及諸司衙門先是王府占據多屬疎隘近因兵

火蔓延半遭蕩焚夫城樓者一方防禦之所闗衙門者諸司政令之所出託始創新固無民力因陋就簡見有官房如蒙乞勑該部查議將前項抄没過寧府及各賊黨下田地山塘房屋等項行令布政司會同按察司各掌印官及分守分廵官并府縣官從實覆行查勘明白委係占奪百姓者遵照詔書内事理給還本主管業及將扵内官房酌量移改城樓窩舖衙門餘外無碍田地山塘房屋仍令各官公同照依時估變價銀入官先儘

撥補南新二縣兑軍淮安京庫折銀糧米及王府禄米外有羨餘收貯布政司官庫用備緩急仍禁約勢豪之家不得用强占買各委官亦不得畏勢市恩致招物議凡撥給變賣事情若有勢豪强占强買及委官畏勢市恩各情弊許撫按衙門指實糾劾懲究施行事完該司将各項數目徑自造冊奏報并呈該部查考是蓋以百姓之業納百姓之糧以地方之財還地方之用民沾惠而國不費事就緒而財不傷書曰守邦在衆易曰聚人

曰財惟陛下留意焉緣係計處地方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請旨

水災自劾疏十五年五月十五日

臣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者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臣以匪才謬膺江西巡撫之寄今且數月曾未能有分毫及民之政而地方日以多故民日益困財日益匱災變日興禍患日促自春入夏雨水連綿江湖漲溢經月不退自贛吉臨瑞廣

撫南昌九江南康沿江諸郡無不被害黍苗盡没室廬漂蕩魚鼈之民聚棲於木杪商旅之舟經行於閭巷潰城決隄千里為壑烟火斷絶惟聞哭聲詢諸父老皆謂數十年來所未有也除行各該司府州縣修省踏勘具奏外夫變不虛生縁政而起政不自弊因官而作官之失德臣實其端何所逃罪夫以江西之民遭歴宸濠之亂脂膏已竭而又因之以旱荒繼之以師旅遂使豐稔連年曲加賑恤尚恐生理未易完復今又重以非常之

災危亟若此當是之時雖使稷契為牧周召作監亦恐計未有措況病廢昏劣如臣之尤者而畀之偃然坐尸其間譬使盲夫駕敗舟於顛風巨海中而責之以濟險不待智者知其覆溺無所矣又況部使之催徵益急意外之誅求未已在昔一方被災鄰省尚有接濟之望今湖湘連歲兵荒閩浙頻年旱潦兩廣之征剿未息南畿之供餽日窮淮徐以北山東河南之間聞亦饑饉相屬由此言之自全之策既無所施而四鄰之濟又已絕望

悠悠蒼天誰任其咎靜言思究臣罪實多何者宸濠之變臣在接境不能圖於未形致令猖突震驚遠邇乃勞

聖駕親征師徒暴於原野百姓殆於道路朝廷之政令因而閼隔四方之困憊由是日深臣之大罪一也徒避形迹之嫌苟為自全之計隱忍觀望幸而脫禍不能直言極諫以悟主聽臣之大罪二也徒以逢迎附和為忠而不知日陷於有過徒以變更遷就為權而不知日紊於舊章徒以掇拾羅織為能而不知日離天下之心徒

以聚斂征索為計而不知日積小民之怨此臣之大罪三也上不能有裨於國下不能有濟於民坐視困窮淪胥以溺臣之大罪四也且臣憂悸之餘百病交作尫羸哀眊視息僅存以前四者之罪人臣有一於此亦足以召災而致變況備而有之其所以速天神之怒深下民之憤而致災沴之集又何疑乎伏惟皇上軫災恤變別選賢能代臣巡撫即以臣為顯戮彰大罰於天下臣雖隕首亦云幸也即不以之為顯戮削其禄秩黜還田里

以為人臣不職之戒庶亦有位知警民困可息人怒可
泄天災可弭而臣亦死無所憾

重上江西捷音疏十五年七月十七日
遵奉大將軍鈞帖

照得先因宸濠圖危宗社興兵作亂已經具奏請兵征
勦間蒙欽差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
府太師鎮國公朱鈞帖欽奉制勅內開一遇有警務要
互相傳報彼此通知設伏勦捕務俾地方寧靖軍民按
堵蒙此臣看得宸濠虐焰張熾臣以百數疲弱之卒未

敢輕舉驟進乃退保吉安一面督率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等調集軍民兵快召募四方報効義勇之士會計一應解留錢粮支給粮餉造作軍器戰船奏留回任監察御史謝源伍希儒分職任事一面約會該府鄉官致仕都御史王懋中養病痊可編修鄒守益刑部郎中曽直評事羅僑丁憂御史張鼇山先任浰江僉事今赴部調用劉藍依親進士郭持平軍門条謀驛丞王思李中致仕按察使劉遜条政黄繍閒住知府劉昭等相與激發

忠義七月初二日宸濠探知臣等兵尚未集乃留兵萬餘屬其心腹宗支郡王儀賔内官并偽授都督都指揮等官使守江西省城而自引兵向闕臣晝夜促各郡兵期以本月十五日會臨江之樟樹而嚴督知府等官伍文定等各領兵於十八日遂至豐城分布伍文定等攻廣閏等七門是日得報宸濠伏兵千餘於新舊墳廠以備省城之援臣遣知縣劉守緒等領兵從間道夜襲破之十九日申布朝廷之威再暴宸濠之惡約諸將二十

日黎明各至信地我兵四面驟集遂破江西擒其居守宜春王拱樤及偽太監萬鋭等千有餘人宸濠宫中眷屬聞變縱火自焚延及居民房屋臣當令各官分道救火撫定居民散釋脅從搜羅原被刼收大小衙門印信九十六顆三司脅從布政使胡濂叅政劉斐叅議許效廉副使唐錦僉事賴鳳都指揮王玘等皆自首投罪除將擒斬功次發御史謝源伍希儒權令審驗紀録及一面分兵四路追躡宸濠向往相機擒剿二十二日臣等

駐兵省城督同知府伍文定等各領兵分道並進擊其不意都指揮余恩領兵往來湖上誘致賊兵知府等官陳槐等各領兵四面設伏二十三日復得諜報宸濠先鋒已至樵舍風帆蔽江前後數十里不能計其數二十四日早賊兵鼓噪乘風而前逼黄家渡臣督各兵四面擊賊遂大潰擒斬二千餘級落水死者萬數二十五日又督各兵殊死並進砲及宸濠舟宸濠退走遂大敗擒斬二千餘級溺水死者不計其數二十六日臣夜督伍

文定等為火攻之具四面而集火及宸濠副舟衆遂奔敗宸濠與其妃嬪泣别妃嬪宫人皆赴水死我兵遂執宸濠并其世子郡王將軍儀賓及偽太師國師元帥叅贊尚書都督都指揮指揮千百戶等官李士實劉養正劉吉屠欽王綸熊瓊盧珩羅璜丁𧸖王春吴十三秦榮葛江劉勲何鏜王信吴國七火信等數百餘人被執脅從太監王宏御史王金主事金山按察使楊璋僉事王疇潘鵬叅政程杲布政梁宸都指揮郟文馬驥白昂等

擒斬賊黨三千餘落水死者萬餘棄其衣甲器仗財物與浮尸積聚横亘十餘里餘賊數百艘四散逃潰二十七日戰樵舍等處又復擒斬千餘落水死者殆盡二十八日知府陳槐等各與賊戰於沿湖諸處擒斬各千餘級除將宸濠并其世子郡王將軍儀賔偽授太師國師元帥參贊尚書都督都指揮指揮等官各另監羈候解被執脅從等官并各宗室别行議奏及將擒斬俘獲功次一萬一千有奇發御史謝源伍希儒暫令審驗紀録

另行造冊繳報外照得臣節該欽奉勅諭但有盜賊生
發即便嚴督各該兵備守備守巡各軍衛有司設法調
兵勦殺其管領兵快人等官員不問文職武職若在軍
前違期并逗遛退縮俱聽以軍法從事生擒盜賊鞫問
明白亦聽就行斬首示衆斬獲賊級行令各該兵備守
巡官即時紀驗明白備行江西按察司造冊奏繳查照
陞賞激勸欽此及准兵部咨為飛報賊情事該本部題
稱合無本部通行申明今後但有草賊生發事情緊急

該管官司即便依律調撥官軍秉機勦捕應合會捕者亦就調發策應如有仍前朦朧隱蔽不即申報以致聚衆滋蔓貽害地方從重叅究决不輕貸等因題奉欽依備咨前來又蒙欽差總督軍門發遣太監張永前到江西查勘宸濠反叛事情安邊伯朱泰太監張忠左都督朱暉各領兵亦到南京江西征勦續蒙欽差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朱統率六師奉天征討及統提督等官司禮監太監魏彬平虜

伯朱彬等并督理糧餉兵部左侍郎等官王憲等亦各
繼至南京臣續又節該奉勅如或江西別府報有賊情
緊急移文至日爾要及時遣兵策應毋得違悞欽此俱
經欽遵外臣竊照宸濠忝淫姦暴腥穢彰聞數其罪惡
世所未有不軌之謀已踰一紀積威所刼遠被四方而
旬月之間遂克堅城俘擒元惡是皆欽差總督威德指
示方畧之所致也及照御史謝源伍希儒監軍督哨謀
畫居多知府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陳槐曾璵林瑊

周朝佐署都指揮僉事余恩通判胡尭元童琦談儲推官王暐徐文英知縣李楫李美王晃王軾劉源清劉守緒傅南喬通判楊昉陳旦指揮麻璽高睿孟俊知縣張淮應恩王庭顧佖萬士賢馬津等雖効績輸能亦有等列然皆首從義師共收全功其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徳孺等冒險衝鋒功烈尤懋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御史張鼇山郎中曾直評事羅僑僉事劉藍進士郭持平驛丞王思李中按察使劉遜叅政黃繡知府劉

昭等仗義興師協張威武以上各官功勞雖在尋常征勦亦已難得伏望皇上論功朝錫之餘普加爵賞旌擢以勸天下之忠義以勵將來之懦怯緣係捷音事理為此具本請旨

四乞省葬疏十五年閏八月二十日

照得先准吏部咨該臣奏稱以父老祖喪屢疏乞休未蒙憐准近者奉命扶疾赴閩意圖了事即從彼地冒罪逃歸旬月之前亦已具奏不意行至中途遭值寧府反

叛此係國家大變臣子之義不容舍之而去又閭省巡
撫方面等官無一人見在者天下事機間不容髮故復
忍死暫留於此為牽制攻討之圖俟命帥之至即從初
心死無所避臣思祖母自幼鞠育之恩不及一面為訣
每一號痛割裂昏殞日加尩瘠僅存殘喘母喪權厝祖
母之側令葬祖母亦欲因此改葬臣父衰老日甚近因
祖喪哭泣過節見亦病卧苫廬臣令扶病驅馳兵革往
來於廣信南昌之間廣信去家不數日欲從其地不時

秉間抵家一哭畧為經畫葬事一省父病臣區區報國血誠上通於天不辭滅宗之禍不避形迹之嫌冒非其任以勤國難亦望朝廷鑒臣此心不以法例繩縛使臣得少伸烏鳥之痛臣之感恩死且圖報搶攘哀控不知所云等因具本奏奉聖旨王守仁奉命巡視福建行至豐城一聞宸濠反叛忠憤激烈即便倡率所在官司起集義兵合謀勠殺氣節可嘉已有旨著督兵討賊兼巡撫江西地方所奏省親事情待賊平之日來説該部知

道欽此備咨到臣除欽遵外近照寧王逆黨皆已仰賴
皇上神武廟堂成筭悉就擒獲地方亦已平靖百姓室
家相慶得免徵調之苦復有更生之樂莫不感激洪恩
沾被德澤獨臣以父病日深母喪未葬之故日夜哀苦
憂疾轉劇犬馬驅馳之勞不足齒錄而烏鳥迫切之情
實可矜憫已蒙前旨許待賊平之日來説故敢不避斧
鉞復申前請伏望皇上仁覆曲成容臣暫歸田里一省
父病經紀葬事臣不勝苦切祈望之至等因又經具本

於正德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差舍人來儀齎奏去後迄今已踰八月未奉明旨臣旦暮惶惶延頸以待內積悲痛之鬱外遭窘局之苦新患交乘舊病彌篤方寸既亂神氣益昏目眩耳聵一切世事皆如夢寐今雖抑情強處不過閉門伏枕呻吟喘息而已豈能供職盡分為陛下巡撫一方乎夫人臣竭忠委命以赴國事及事之定乃故使之不得一省其親之疾是沮義士之志而傷孝子之心也且陛下既以許之又復拘之亦何以信於後

臣素貪戀官爵志在進取亦非高潔獨行甘心寂寞者
徒以疾患纏體哀苦切心不得已而為此今亦未敢便
求休退惟乞暫回田里一省父疾經營母葬臣亦因得
就醫調理少延喘息苟情事稍伸病不至甚即當奔走
赴闕終效犬馬昔人所謂報劉之日短盡忠於陛下之
日長也臣不勝哀痛號呼懇切控籲之至具本又於正
德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差舍人王爲齎奏去後迄今
復六月未奉明旨臣之痛苦刻骨㓷心憂病纏結與死

為鄰巳無足論而臣父哀疾日亟呻吟牀蓆思臣一見晝夜涕洟每得家書號慟顛殞蘇而復絶夫虎狼惡獸尚知父子烏鳥微禽猶懐反哺今臣父病狼狽至此惟欲望臣一歸而臣乃依依貪戀官爵未能決然逃去是禽獸之不若何以立身於天地乎夫人之大倫内則父子外則君臣事君以忠事父以孝不忠不孝為天下之大戮縱復幸免國憲然既辱於禽獸則生不如死臣之歸省父疾在朝廷視之則一人之私情自臣身言之則

一生之大節往者寧藩之變臣時欲歸省父疾然宗社危急呼吸之間存亡攸係故臣捐九族之誅委身以死國難時則君臣之義為重今國難已平兵戈已息臣待罪巡撫不過素餐尸位以苟歳月而臣父又衰老病篤若此尚爾貪戀禄位而不去此尚可以為子乎不可以為子者尚可以為臣乎臣今待罪巡撫若不請而逃竊恐傳聞遠邇驚駭視聽夫人臣死君之難則捐其九族之誅而不恤至其急父之危則亦捐其一身之戮而不

顧今復俟命不至臣必冒死逃歸若朝廷憫其前後懇迫之請赦而不戮臣死且圖銜結若遂正以國典臣獲一見老父而死亦瞑目於地下矣臣不勝痛隕苦切號控哀祈之至除冒死一面移疾舟次沿途問醫待罪俟命外緣係四乞天恩歸省父疾回籍待罪事理為此具本奏聞

開豁軍前用過錢糧疏十五年九月初四日

照得先因寧王變亂該臣備行南贛等府起調各項官

軍兵快人等追𠡠合用粮餉等項就仰聽將在官錢粮支給間隨據吉安府申為處置軍餉事開稱動調兵快數萬本府錢粮數少乞為急處等情已經通行各府速將見貯不拘何項錢粮以三分為率内將二分解赴軍前接濟外續為地方事臣又看得各處軍兵雖已起調但前項事情係國家大難存亡所關誠恐兵力不敷未免誤事又行牌仰各該官司即選父子鄉兵在官操練聽將官錢支作口粮候臣另有明文一至隨即啓行去

後續照前項首惡并其謀黨俱已擒斬原調各處軍兵久已散歸就經備行江西布政司通將各府州縣自用兵日起至於撃兵日止用過一應在官錢糧等項逐一查明造報以憑施行未報查催間又據江西按察司呈為緊急軍情事開稱先准江西布政司照會正德十四年十月初一日該蒙戶部員外郎黃著案驗內開蒙本部題奉欽依差在軍前整理糧草今照各哨官軍俱集江西省城又聞聖駕亦將征討跟隨官軍未知數目駐

劄月日未知久近所有粮料草束合仰備行本司掌印等官從長設法處置或支動在官銀兩選委能幹官員趂早多買粮草預備支應庶無失誤等因到司彼時巡按御史唐龍未到本院押解逆犯宸濠等在途查得江西省城司府及南新二縣并南康二府庫藏俱被寧賊搶刼空虛無從措置誠恐臨期失誤就經會同江西布政司一面議借軍門發候解京贓銀及南昌府縣追到官本等銀給發委官汪憲等各領買辦粮草供應一面

議將各府派銀接濟緣由會呈本院奉批俱准議造冊
繳報查考等因依奉除南康九江南昌三府縣殘破未
派備行撫州等十府動支在官銀兩接濟續因起解首
惡宸濠等并逆黨宮眷等項及補還原借解京贓銀官
本等銀緊急又經會呈議行各該府縣暫借在官銀兩
前來應濟共計用過銀九千七百七十一兩四錢其餘
見存銀兩俱係該解之數悉行各府差人領回聽其收
解外呈乞施行等因到臣看得所呈前項供應粮料買

辦草料及自臣起兵以來費用過錢粮中間多係京庫折銀及兑准粮米等項俱係支給賞勞兵快人等及供應北來官軍并犒賑軍民緊急支用計出無聊事非得已別無浪費分文據法似應措補但今兵荒殘破之餘庫藏無不空虛小民無不凋敝遠近人情洶洶方求公帑賑濟若復派補必致變生不測其聽解賊贓官本等銀實係寧賊搶刼官庫積蓄刻剥小民脂膏相應存留以救困竭今又盡數解京地方空匱委果已極查得各

處用兵請給內帑或借别省錢粮接濟逎者寧賊非常之變事起倉卒雖欲請給內帑勢有不及後蒙該部議准許於廣東軍餉銀內支取十萬隨幸賊勢少定前項准借銀兩亦遂停止分毫不曾取用伏望皇上憫念地方師旅饑饉之餘民窮財盡困苦已極近又加以水災為患流離益甚乞勑該部查照轉行江西布按二司將自用兵以來支取用費過各該府縣京庫折銀及兑准糧米等項通行查明各計若干照數開豁免行追補仍

仰備造文冊繳部查考庶軍民得以少蘇而地方可免於意外之虞矣

徵收秋糧稽遲待罪疏（十五年十二月初十日）

據江西布政司呈准布政使陳策等咨照得正德十四年稅糧先准參議周文光奉戶部勘合派屬徵解隨因聖駕南巡各府州縣官俱集省城聽用前項錢糧不暇追徵正德十五年正月初二日蒙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唐龍案驗為乞救兵燹窮民以固邦本事該巡撫蘇松

都御史李充嗣題稱江西變亂南昌南康九江等府首被燒刼其餘府縣大軍臨省供應浩繁要將該年稅粮盡行停免等因備行分守南昌五道勘議得南昌府南新二縣被害深重應免糧差三年其餘州縣并瑞州等一十二府屬縣俱應免粮差二年回報到司即轉呈本院具題外本年二月内續蒙欽差户部員外郎龍誥案驗為儹運粮儲事備行本司督催該年兑淮錢粮交兑遵依節行催徵間本年三月初五日隨淮漕運衙門照

劄坐到兊軍本色米八萬石折色米三十二萬石改兊米一十七萬石每石連耗折銀七錢備行作急徵完起運本月二十八日又蒙撫按衙門案驗為地方極疲速賜恩恤以安邦本事該南京工科給事中王紀等奏奉欽依自正德十四年以前一應錢粮果係小民拖欠未完的俱准暫且停徵還著各該官司設法賑濟毋視虛文欽遵通行外又蒙員外郎龍誥案牌將粮里嚴加杖併急如星火小民紛紛援例赴司告訐呈蒙撫按衙門

批示本司給示曉諭納粮人戶先將兌軍徵解小民方肯完納轉行叅議魏彦明督運續因本官去任又經呈批叅政邢珣暫管督兌本官於五月二十日徧歷催儹通將徵完本色米八萬石兌完起運訖其折色銀兩催據廣信等府屬縣陸續徵解近於十一月十三等日抄奉漕運衙門照劄備行本司將兌運折色銀三十四萬三千兩務要徵完足數差官協同運官解部等因依奉通行外今照該年稅粮委因事變兵荒經理不前及專

管提督官員更代不常況奉部院明文徵免不一小民不服輸納官府掣肘難行因而稽延若不預將前情轉達誠恐查究罪及未便等因備呈到臣竊照江西錢粮小民所以不肯輸納與有司所以難於追徵者其故各有三而究其罪歸則責實在臣何者宸濠之叛首以偽檄除租要結人心臣時起兵旁郡恐其扇惑即時移文遠近宣布朝廷恩德蠲其租賦許以奏免諭以君臣之分激其忠義之心百姓丁壯出戰老弱居守既而旱災

益熾民困益迫然而小民不即離散者以臣既為奏請
雖明旨未下皆謂朝廷必能免其租稅尚可忍死以待
也夫危急之際則陷之免租以竭其死力事平之後又
罔民而刻取之人懷怨忿不平此其不肯輸納之故一
也及宸濠之亂稍定而大軍隨至供饋愈煩誅求愈急
其顛連困踣之狀臣於前奏已畧言之百姓不任其苦
强者竄而為寇弱者匿而為奸繼而水災助禍千里之
民皆為魚鼈號哭載途喧騰求賑其時臣等既無帑藏

之儲又無倉廪可發所以綏勞撫定之者更無别計惟以奏免租稅為言百姓睊睊胥讒謂命在旦夕不能救我而徒曰免稅免稅豈可待耶蓋其心以為免稅已不待言尚恨其無以賑之也已而既不能賑又從而追納之人怨益深不平愈甚此其不肯輸納之故二也當大軍之駐省臣等趨走奔命日不暇給亦以為既有前奏則賦稅必在所免不復申請其時巡撫蘇松等處都御史李充嗣奏稱江西首被宸濠之害乞將該年稅糧軍

需等項俱行停免該户部覆題奉聖旨是各被害地方著撫按官嚴督所屬用心設法賑濟欽此又該給事中王紀奏本部覆題奉聖旨是這地方委的疲困已極自正德十四年以前一應錢粮果係小民拖欠未完的俱准暫且停徵還著各該官司設法賑濟毋視虛文欽此俱欽遵該部備咨前來臣等正苦百姓吸吸咨文一至如解倒懸即時宣布百姓聞之歡聲雷動遞相傳告旦夕之間深山窮谷無不畢達自是而後堅守蠲免之說

雖部使督臨或遣人下鄉催促小民悉以為詐妄羣起而驅縛之催徵之令不復可行此其不肯輸納之故三也郡縣之官親見百姓之困苦又當震蕩顛危之日懼其為變其始惟恐百姓不信免租之說指天畫地誓以必不食言既而時事稍平則盡反其說而徵之固已不能出諸其口矣況從而鞭笞捶撻之其遽忍乎此其難於追徵之故一也三司各官舊者既被驅脅新者陸續而至至則正當擾攘分投供應四出送迎官離其職吏

失其守糾結紛拏事無專責如羣手雜繅於亂絲之中東牽西絆莫知端緒既而部使驟臨欲於旬月之間督併完集神輸鬼運有不能矣此其難於追徵之故二也夫背信而行勢已不順若使民間尚有可徵之粟必不得已刻剥而取之忍心者尚或能辦也而民之瘡痍已極矣實無可輸之物矣别夫離婦棄子鬻女有耳者不忍聞有目者不忍睹也如是而必欲驅之死地其將可行乎此其難於追徵之故三也夫小民之不肯輸納既

如彼而有司之難於追徵又如此後值部使身臨坐併急於風火百姓怨謗紛騰洶洶思亂復如將潰之隄臣於其時慮恐變生不測謂各官與其激成地方之禍無益國事身膏草野以貽朝廷之憂孰若姑靖地方寧以一身當遲慢之戮乎因諭各官追徵毋急以紓民怨各官内迫於部使外窘於窮民上調下輯如居顛屋之下東撑則西頽前支則後圮强顔陵詬之辱掩耳怨懟之言身營閭閻之下口説田野之間曉以京儲之不可缺

諭以國計之不得已或轉為借貸或敎之典折忍心於捶骨剥脂之痛而浚其血閉目於析骸食子之慘而責其逋共計江西十四年分兌軍本色米八萬石折色米三十二萬石改兌米一十七萬石臣始度其勢以為決無可完之理其後數月之間亦復陸續起解完納是皆出於意料之外在各官誠窘局艱苦疲瘁已極亦可謂之勞而有功矣今聞部使糸奏且將不免於罪臣竊究之昔之人固有催科政拙而自署下考者亦有矯制發

廪而顧受其辜者各官之以此獲罪固亦其所甘心但始之因叛亂旱荒而為之奏免者臣也繼之因水災兵困而復為申奏者臣也又繼之因朝廷兩有停徵賑貸之旨而為之宣布於衆者亦臣也又繼之慮恐激成禍變而諭令各官從權緩徵者又臣也是各官之罪皆臣之罪也今使各官當遲慢之責而臣獨幸免臣竊恥之夫司國計者慮京儲之空匱欲重徵收後期者之罪而有罰俸降級之議此蓋切於謀國忠於事君者之不得

已也亦豈不念江西小民之困若與各官之難為哉顧欲警衆集事創前而戒後固有不得不然者正所謂救焚身之患不遑毛髮之焦攻心腹之疾不得避針灼之苦耳伏望皇上憫各官之罪出於事勢之無已特從肯災肆赦之典寬而宥之則法雖若屈而理亦未枉必謂行令之始不欲苟撓則各官之罪實由於臣即請貶削臣之禄秩放還田里以伸國議如此則不惟情法兩得而臣亦可以藉口江西之民免於欺上罔下之恥矣臣

不勝惶懼待罪之至緣係徵收秋粮稽遲待罪事理為此具本請旨

巡撫地方疏十五年四月二十五日

據江西布政司呈奉臣案驗照得本院前任巡撫衙門近遭兵火廢毀兼以地址僻隘低窪每遇淋雨潢潦浸灌見今本院在於都司貢院諸處衙門寄駐遷徙不常居無定止人無定向妨政失體深為未便合行議取為此仰抄案回司即便會同都按二司官從長議查省城

官民没官房屋及革毁一應衙門可以折修改造者會議停當呈來定奪毋得遺錯等因依奉會同都指揮僉事王繼善按察使伍文定議得前項衙門先年建於永和門内僻在一隅地勢低窪切近東湖一遇淫雨輒遭浸漫近因大軍駐劄人馬作踐俱各倒塌及查廵按衙門亦皆年久朽爛偪側俱難居住欲擇地葢造緣今地方兵荒之後取之於官則官庫空竭歛之於民則民窮財盡反覆思維無從措置查得承奉司并織造機房各

一所係是沒官之數俱各空閒地勢頗高規模頗廣合無呈請將承奉司暫改為都察院衙門機房改為巡按衙門委官相度趂時修理如此則工費不繁民力少節實為兩便縁由呈詳到臣查得先為計處地方事該臣會同巡按御史唐龍議奏乞將抄沒寧府及各賊黨田地房屋令布按二司掌印及守巡并府縣官員從實覆查委係占奪百姓遵照詔書内事理各給還本主管業及將於内官房酌量移改城樓窩鋪衙門餘外田地山

塘房屋仍令各官公同照依時估變賣價銀入官先儘
撥補南新二縣兊軍淮安京庫折銀粮米及王府禄米
外有餘羡收貯布政司官庫用備緩急緣由會本具題
去後未奉明旨今呈前來為照各項衙門果已廢毀當
兹兵火之餘民窮財盡改創實難今該司議將前項没
官房屋暫改不費於官不勞於民工省事易誠亦兩便
似應准議除行該司一面委官趂時修改暫且移駐以
便聽理俟民困既蘇財用充給之日力可改創再行議

處

勦平安義叛黨疏十六年五月十六日

據江西按察司按察使伍文定關稱奉臣批據南康府通判林寛安義縣知縣熊价奉新縣典史徐誠呈開俱奉本院紙牌及巡按御史唐龍朱節等計委追勦逆賊楊本榮等依奉前後誘捕及於沿湖各處敵戰擒斬共一百二十六名顆并於楊子橋巢内搜獲伊原助逆領授南昌護衛中千戶所印信一顆合就解呈奉批仰按

察司會同都布二司官將解到賊級紀驗賊犯鞫審明白解赴軍門以憑遵照欽奉勅諭事理就行斬首示衆有功員役分别等第呈來給賞施行并蒙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唐龍批按察司會同各掌印官審究及將有功官役併陣亡之人查明具招呈報又蒙巡按江西監察御史朱節批看得各犯罪惡貫盈致勤提督衙門調兵擒勦事情重大按察司會勘明白中間如有事出脅從情可矜疑者通具呈報等因依奉會同都指揮僉事高

厚左布政使陳策等議得賊犯楊正賢等累世窮凶鄰
湖劇患近復從逆幸而漏網嘯聚刼囚敵殺官兵滔天
之罪遠近播聞通判林寛等克承方畧首事緝捕雖有
小屻竟收成功知縣熊价到任甫及半月倉卒偶當其
衝終能有備多所擒獲典史徐誠奉調領兵破賊適中
機會署都指揮僉事馮勲鼓勇而前賊遂奔潰其典史
周祐陰謀散黨隱然之蹟未可泯棄合無呈乞鈞裁將
署都指揮僉事馮勲通判林寛知縣熊价典史徐誠俱

優加犒獎林寛熊价仍旌其除暴安民之勞典史周祐另行賞賚隨征南昌前衛千户馬喜新建縣縣丞黄仲仁南昌縣主簿陳紀安義縣主簿崔錠建昌縣税課局大使江象安義縣領哨義官楊震七協守縣治安義縣縣丞何全典史陳恒昭把截九里三渡南昌前衛指揮梁端千户周鎮俱量行犒勞其餘獲賊吏兵哨長保長總小甲人等查照近日告示事理分别等第一一給賞陣亡陣傷義兵程碧程魁七等俱各優恤其家給賞湯

藥之費如此庶使有功者録而人知所勸死事者酬而人無所憾矣仍行該府縣將逆賊楊正賢等妻男財産估變價銀修築縣城尤為便益縁由同查過功次文册關繳到司備由轉呈到臣簿查正德十五年十一月初十日據江西按察司副使陳槐關稱原問犯人胡順并楊子橋等家屬財産通該查抄解報呈詳已批該司查照施行務得的實毋致虧枉外續據安義縣申稱依奉拏獲楊子橋妻周氏男楊華五華七華八月保并伊同

居親弟楊子樓收監起解間十二月二十二日辰時不期子樓未獲男楊本榮統集百十餘徒各持鎗刀衝縣當同巡捕主簿崔錠督領機兵防禦彼賊勢勇打入獄門刼去楊華五等并原監楊正江楊紹鑑及别犯胡清等一十八名燒燬總甲張惟勝房屋刼掠鋪户傅甫七等貨物隨即起集哨長陳魁四等乇兵設法擒獲楊華五等仍舊收監一面追獲餘賊楊子樓等合行申報等情又據通判林寛呈稱首惡楊子榮楊華二等照舊立

寨嘯聚批仰按察司會同各官議處隨據該司呈稱依奉會同署都指揮僉事王繼善左布政使陳策副使顧應祥等議得楊本榮等罪惡據法即當督兵擒捕但訪得楊姓一族稔惡從亂者有數若使兵刃一加未免玉石未辨合行該縣再諭楊本榮等作急投首庶幾楊紹鑑等之罪可辨楊本榮之情可原若使負固不服即將稔惡賊黨指實申來議處呈詳到臣照得本院前年駐兵省城擒勦叛賊之後即欲移兵撲滅逆黨楊子橋等

彼因訪得各犯親族亦多良善連居若大兵一臨未免玉石俱焚方爾遅疑當據楊子橋等自行投赴軍門本院仰體朝廷好生之德正欲保全一方之生靈當即遵照詔書黄榜事理將子橋等量加杖責釋放回家諭令改惡遷善其餘黨惡悉不根究外後因解京逆黨劉吉陳賢等供攀不已朝廷之意將復發兵加誅則恐失信於下將遂置而不問則一般從逆之人乃至極刑抄没而子橋等獨不畧加懲創亦何以警戒將來故照舊釋

其黨從以示信獨行拘子橋以明罰其遷徙抄没亦止及於子橋一身朝廷之處可謂仁至義盡矣為之親族黨與者正宜感激朝廷浩蕩再生之恩皆宜爭出到官輸誠効欵自相分别洗滌其既往之愆而顯明其維新之善却乃畧不改創輒敢抗逆官府衝縣劫囚自求誅滅據法論情已在必誅無赦但念中間良善尚多止因楊子橋同居稔惡之徒繆以危言激誘族黨扇惑鼓動以至於此恐亦非其本心今據三司各官呈議亦與所

訪畧同准依所議姑且未即加兵就經批行該道守巡官先行分别善惡令其親族素非同惡者自行告明官司各另屯住其被脅之人若能投首到官亦准免罪有能并力擒捕首惡送官者仍一體給賞俱限一月之内投首輸服若過期不出即將各犯背叛情由備細呈來以憑發兵勦滅一面行仰該縣及各附近官司整集兵快義勇固守把截聽候本院進止仍備出告示曉諭遠近外續據通判林寛呈稱遵照明文宻喚楊娃良善户

丁楊庸楊邦十五等七名到職示以禍福給以犒賞著令分别良善止捕衝縣逆賊送官隨該楊庸等誘擒逆賊九名到縣又獲賊犯一十七名隨給牌面令通縣老人分投撫諭而各賊仍前立寨不服續又擒獲賊犯四名後聞官司要搗巢穴連夜鼓挾鄰族約有百十餘徒擄船奔入鄱陽湖欲即率兵追勦縁該縣空虛誠恐賊計中途回鋒衝突未可輕出除差人飛報沿河保長立寨防勦一面諜府督率星子建昌都昌兵沿湖巡捕外

呈乞施行等因據呈臣會同巡按御史等官看得賊既
入湖良善已分正可四面合兵追勦除行南昌守巡兵
備點選兵快就行都司馮勳統領星夜前去跟躡賊踪
設法勦捕就經批仰按察司即便通行該道守巡官及
沿湖各該官司地方保甲人等一體集兵防勦追捕毋
令遠竄貽患臣等又慮安義縣治單弱恐各賊乘虛歸
刼另行牌調奉新縣典史徐誠選兵四百密從間道星
夜前去該縣會同知縣熊价協力防勦又行牌仰各官

於九姓良善之中挑選義勇武藝及於沿湖諸處起集習水壯健慣戰之人各官身自督領密取知因鄉導四路爪探或躡賊蹤或截要路或歸防縣治張疑設伏聲東擊西一應事機俱聽從宜施行合用粮賞就於司府庫内原貯軍餉銀内支給及差官齎執令旗令牌前去督押行事軍兵人等但有軍前不聽號令及退縮逗遛侵擾良善者遵照勅諭事理就以軍法從事各官俱要竭忠盡力慎重勇果殺賊立功以靖地方若畏避輕忽

致賊滋蔓貽患地方軍令具存決難輕貸完日通將擒
斬功次獲功人員等項一併開報以憑施行去後今呈
前因照得臣先節該欽奉勅諭但有盜賊生發即便設
法調兵勦殺聽爾隨宜處置欽此欽遵除將前項有功
官員支兵人等及陣亡被傷等項俱准議於南昌府動
支本院貯庫支剩軍餉銀兩除已犒奬給賞優恤外其
未經奬犒給賞優恤者批仰該司查照等第逐一補給
賊屬男婦估價變賣銀兩亦准修築該縣城垣支用擒

獲賊犯鞫問明白仍解軍門斬首示衆斬獲賊級行令
造冊繳報并行巡按衙門知會外臣等議照叛黨楊正
賢等肆其凶獷之習恃其族類之繁稔惡一方流刼遠
近既積有世代比復興兵助逆脫漏誅殄畧無悔創乃
敢攻縣刼獄聚衆稱亂惡貫滿盈天怒人怨遂爾一旦
掃滅在朝廷固猶疥癬之搔爬在江西實亦疽癰之潰
決巡按御史唐龍朱節運謀監督而按察使伍文定布
政使陳策等相與協議贊畫都指揮馮勲及通判林寛

知縣熊价等又各趨事効命并力於下論各勞績皆宜旌錄臣守仁卧病待罪之餘僅存喘息幸賴諸臣苟免咎愆緣係勦平叛黨事理為此具本題知

乞便道歸省疏

臣於正德十六年六月十六日欽奉勅旨以爾昔能勦平亂賊安靖地方朝廷新政之初特兹召用勅至爾可馳驛來京毋或稽遲欽此欽遵已於本月二十日馳驛起程外竊念臣自兩年以來四上歸省之奏皆以親老

多病懇乞暫歸省視實皆出於人子迫切之至情而其時復以權姦當事讒嫉交興非獨臣之愚悃無由自明且慮變起不測身罹曖昧之禍兾得因事退歸父子苟全首領於牖下故其時雖以暫歸為請而實有終身丘壑之念矣既而宗社有靈天祐神聖入承大統革故鼎新親賢任舊向之為讒嫉者皆已誅斥畧盡陽德興而公道顯臣於斯時固已欣然改易其退遁之心矣當明良之會聖人作而萬物睹天下之士孰不顒然有觀光

之顔而况臣之方在憂危驟獲申雪者若出陷穽而登之春臺其為喜幸感激何啻百倍豈不欲朝發夕至以一快其拜舞踴躍之私歸戴向往之誠乎顧臣父既老且病頃遭讒搆之厄危疑震恐洶洶朝夕常有父子不及相見之痛今幸脱洗殃咎復睹天日父子之情固思一見顔面以叙其悲慘離隔之懐以盡菽水懽欣之樂况臣取道錢塘迂程鄉土止有一日此在親交之厚將不能已於情而况父子天性之愛重以連年苦切之思

乎故臣之此行其冒罪歸省亦情理之所必不容已者然不以之明請於朝而私竊行之是欺君也懼稽延之戮而忍割情於所生是忘父也欺君者不忠忘父者不孝世固未有不孝於父而能忠於其君者也故臣敢冒罪以請伏望皇上以孝為治範圍曲成特寬稽命之誅使臣得以少伸烏鳥之私臣死且圖啣結臣不勝惶懼懇切之至

辭封爵普恩賞以彰國典疏嘉靖元年正月初十日

南京兵部尚書王守仁謹奏爲辭免封爵普恩賞以彰
國典事臣於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十九等日節准兵部
吏部咨俱爲捷音事節該題奉聖旨江西反賊勦平地
方安定各該官員功績顯著你部裏既會官集議分别
等第明白王守仁封伯爵給與誥劵子孫世世承襲照
舊叅贊機務欽此王守仁封新建伯奉天翊衛推誠宣
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還兼南京兵部尚書
照舊叅贊機務嵗支祿米一千石三代并妻一體追封

欽此前後備咨到臣俱欽遵外臣聞命驚惶莫知攸措竊念臣以凡庸誤受國恩在正德初年以狂言被譴先帝察其無他隨加收錄荐陟清顯繆膺軍旅之寄猥承巡撫之令後值寧藩肇變臣時適嬰禍鋒義當死難不量勢力與之犄角賴朝廷威靈幸無覆敗既而讒言朋興幾陷不測臣之心事未及自明先帝登遐無階控籲乃幸天啓神聖陛下龍飛開臣於覆盆之下而照之以日月憫惻慰勞至勤詔旨憐其烏鳥之情使得歸省推

大孝之仁優之以存問超歷常資授以留都本兵之任懇疏辭免慰旨益勤在昔名臣碩輔鮮有獲是於其君者而況於臣之卑鄙淺劣亦將何以堪此乎今又加以封爵之崇臣懼功微賞重無其實而冒其名憂禍敗之將及也夫人主於嚬笑之微不以假於匪人而況爵賞之重乎人臣之事君也先其事而後其食食且不可而況於封爵乎且臣之所以不敢受爵其說有四然亦不敢不為陛下一陳其實矣寧藩不軌之謀積之十數年

矣持滿應機而發不旬月而敗此非人力所及也上天之意厭亂思治將啓陛下之神聖以中興太平之業故蹶其謀而奪之魄斯固上天之為之也而臣欲冒之是叨天之功矣其不敢受者一也先寧藩之未變朝廷固已陰覺其謀故改臣以提督之任假臣以便宜之權使據上游以制其勢故臣雖倉卒遇難而得以從宜調兵與之從事當時帷幄謀議之臣則有若大學士楊廷和等該部調度之臣則有若尚書王瓊等是皆有先事禦

備之謀所謂發縱指示之功也今諸臣未蒙顯褒而臣獨冒膺重賞是掩人之善矣其不敢受者二也變之初起勢焔熖熾人心疑懼退沮當時首從義師自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諸人之外又有知府陳槐曽璵胡堯元等知縣劉源清馬津傅南喬李美李楫及楊材王冕顧佖劉守緒王軾等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御史張鼇山伍希儒謝源等諸人臣今不能悉數其間或摧鋒陷陣或遮邀伏擊或賛畫謀議監錄經紀雖其

平日人品或有清濁高下然就茲一事而言固亦咸有捐軀效死之忠戮力勤王之績所謂同功一體者也今賞當其功者固已有之然施不酬勞之人尚多也其帳下之士若聽選官雷濟已故義官蕭禹致仕縣丞龍光指揮高睿千戶王佐等或詐為兵檄以撓其進止壞其事機或偽書反間以離其心腹散其黨與陰謀秘計益有諸將士所不與知而辛苦艱難亦有諸部領所未嘗歷者臣於捷奏本内既不敢瑣瑣煩瀆今閱紀功文册

復為改造者多所刪削其餘或力戰而死於鋒鏑或犯
難而委於溝渠陳力効能者尤不可以枚舉是皆一時
號召之人臣於顛沛搶攘之際今已多不能記憶其姓
名籍貫復有舉人冀元亨者為臣勸說寧濠反為奸黨
搆陷竟死獄中以忠受禍為賊報讐抱冤齎恨實由於
臣雖盡削臣職移報元亨亦無以贖此痛此尤傷心慘
目負之於冥冥之中者夫倡義調兵雖起於臣然猶有
先事者為之指措而戮力成功必賴於衆則非臣一人

之所能獨濟也乃今諸將士之賞尚多未稱而臣獨蒙
冒重爵是襲下之能矣其不敢受者三也夫周公之功
大矣亦臣子之分所當為況區區犬馬之微勞又皆偶
逢機會幸而集事者奚足以為功乎臣世受國恩虀身
粉骨亦無以報繆當提督重任承乏戎行苟免鰥曠況
又超擢本兵既已叨冒踰分且臣近年以來憂病相仍
神昏志散目眩耳聾無復可用於世兼之親族顛危命
在朝夕又不度德量分自知止足乃冒昧貪進據非其

有是忘己之恥矣其不敢受者四也夫殃莫大於叨天之功罪莫甚於掩人之善惡莫深於襲下之能辱莫重於忘己之恥四者備而禍全故臣之不敢受爵非敢以辭榮也避禍焉爾已伏願陛下鑒臣之辭出於誠懇收還成命容臣以今職終養老親苟全餘喘於林下以所以濫施於臣者普於衆以明賞罰之典以彰大小之功以慰不均之望以勵將來效忠赴義之臣臣死且不朽矣不勝受恩感激懇切願望之至緣係辭免封爵普恩

賞以彰國典事理謹具本題

再辭封爵普恩賞以彰國典疏嘉靖元年

臣於正德十六年十二月節准兵部吏部咨節該題奉
聖旨江西反賊勦平地方安靜各該官員功績顯著你
部裏既會官集議分別等第明白王守仁封伯爵給與
誥券子孫世世承襲照舊叅贊機務欽此王守仁封新
建伯奉天翊運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
國還兼南京兵部尚書照舊叅贊機務歲支祿米一千

石三代并妻一體追封欽此臣聞命驚惶竊懼功微賞重禍敗將及已經具本辭免去後隨於嘉靖元年七月十九日准吏部咨該臣奏前事節奉聖旨論功行賞古今令典詩書所載具可考見卿倡義督兵勦除大患盡忠報國勞績可嘉特加封爵以昭公義宜勉承恩命所辭不允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臣以積惡深重禍延先人臣方煢然瘠疚僅未殞絶聞命悸慄䰟䰟散亂已而伏塊沈思臣以微勞冒膺重賞所謂叨天之功掩人之善

襲下之能忘巳之恥者臣於前奏已具陳之矣然而聖
旨殷優獨加於臣餘皆未蒙採録者豈以江西之功果
臣一人之所能獨辦乎朝廷爵賞本以公於天下而臣
以一身掠衆美而獨承之是臣壅閼朝廷之大澤而使
天下有不均之望也罪不滋重巳乎夫廟堂之賞朝廷
之議也臣不敢僭及至於臣所相與協力同事之人則
有不得不為一申白者古者賞不踰時欲人速得為善
之報也令効忠赴義之士延頸而待巳三年矣此而更

不一言事日已遠而意日已衰誰復有為之論列者故臣輒敢割痛忍哀冒斧鉞而控籲氣息奄奄之中忽不自覺其言之躁妄亦其事有所感於昔而情有所激於其中也竊惟宸濠之變實起倉卒其氣勢張皇積威凌刼雖在數千里外無不震駭失措而況江西諸郡縣近切剝牀觸目皆賊兵隨處有賊黨當此之時臣以逆旅孤身舉事其間雖仰仗威靈以號名遠近然而未受巡撫之命則各官非統屬也未奉討賊之旨其事乃義倡

也若使其時郡縣各官果懐畏死偷生之心但以未有成命各保土地為辭則臣亦可何如哉然而聞臣之調即皆感激奮勵或提兵而至或挺身而來是非真有捐軀赴難之義戮力報主之忠孰肯甘粉虀之禍從赤族之誅蹈必死之地以希萬一難兾之功乎然則凡在與臣共事者皆有忠義之誠者也夫均秉忠義之誠以同赴國難而功成行賞臣獨當之人將不食其餘矣此臣所為不敢受也且宸濠之變天實隂奪其魄而摧敗之

速是以功成之後不復以此同事諸人者為庸使其時不幸而一蹶塗地則粉身滅族之慘亦同事諸人者自當之乎將猶可以藉衆議之解救而除免之乎夫下之人犯必死之難以赴義則上之人有必行之賞以報功今臣獨崇爵而此同事諸人者乃或賞或否或不行其賞而并削其績或賞未及播而罰已先行或虛受陞職之名而因使退閒或冒蒙不忠之號而隨以廢斥由此言之亦何苦捐身赴義以來此吸吸之口而自求無實

之殃乎乃不若退縮引避反可以全身遠害安處富貴而追於衆口之誹也夫披堅執鋭身親行伍以及期赴難而猶不免於不忠之罰則容有托故推奸坐而觀望者又將何以加之令不彼之議而獨此之察則已過矣昔人有蹊田而奪牛者君子以為蹊田固可責而奪牛則已甚今人驅牛以耕我之田既種且穫矣而追究其耕之未盡善也復從而奪之牛無乃太遠於人情乎方今議者或以某也素貪而鄙某也素躁而狂故雖有功

而當抑其賞雖有勞而不贖其罪噫是亦過矣當宸濠之變撫按三司等官咸被驅縛或死或從其餘大小之職近者就縻遠者逃潰矣當此之時苟知有從我者皆可以為忠義之士尚得追論其平時邪況所謂若貪與鄙者或出於讒嫉之口而未皆真耶若居常處易選擇而使猶不免於失人況一時烏合之衆而顧以此槩之其責於人終無已乎夫考素行別賢否以激揚士風者考課之常典較功力信賞罰以振作士氣者軍旅之大

權故鄙猥之行平時不恥於士列而使貪使詐軍事有所不廢也急難呼吸之際要在摧鋒克敵而已而暇逆計其他乎當此之時雖有禦人國門之寇苟能効其智力以協濟吾事亦將用之用之而事果有成亦必賞之況乎均在士人之列同有勤事之忠者乎人於平居無事扼腕抵掌而談孰不曰我能臨大節死大難及當小小利害未必至於死也而或有倉皇失措者有矣又況矢石之下劍刃之間前有必死之形而後有夷滅之禍

人亦何不設以身處其地而少亮之乎夫考課之典軍旅之政固並行而不相悖然亦不可以混而施之令人方有可録之功吾且遂行其賞可矣縱有既往之愆亦得以令而贖但據其顯然可見者毋深求其隱然不可見者賞行矣而其人之過猶未改也則從而行其黜謫人將曰昔以功而賞今以罪而黜功罪顯而勸懲彰矣令也將明軍旅之賞而陰以考課之意行於其間人但見其賞未施而罰已及功不録而罪有加不能創奸警

惡而徒以阻忠義之氣快讒嫉之心譬之投杯醪於河水而曰是有醪焉亦可飲而醉也非易牙之口將不能辨之矣而求飲者之醉可得乎人臣於國家之難凡其心之可望力之可為塗肝腦而膏髓骨皆其職分所當然則此同事諸臣者遂敢以此自為之功而邀賞於其上乎顧臣與之同事同功今賞積於臣而彼有未逮臣復抗顏直受而不以一言是使朝廷之上果以其功獨歸於臣而此諸人者之績因臣之為蔽而卒無以自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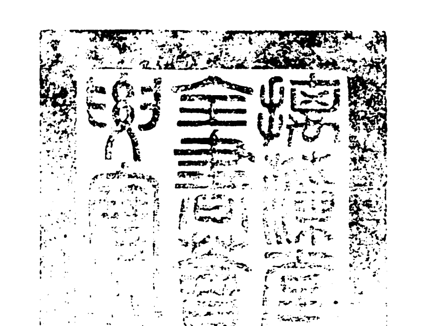
於世也且自平難以來此同事諸人者非獨為已斥諸權奸之所誣搆挫辱而已也羣憎衆嫉惟事指摘捜羅以為快曾未見有鳴其不平而伸其屈抑者幸而陛下龍飛赫然開日月之光英賢輔翼廓清風而鼓震電於是陰氣始散而魍魎潛消然而覆盆之下尚或有未能自露者也故臣敢不避矜誇僭妄之戮而輒為諸臣者一訴其艱難抑鬱之情昔漢臣趙充國破羌而歸人有諷之謙讓功能者充國曰吾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

時事以欺明主哉兵政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老臣不以餘命一為主上明言其利害卒使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實對夫人之忠於國也殺身夷族有不避而乃避其自矜功伐之嫌乎臣始遇變於豐城也葢舉事於倉卒茫昧之中其時豈能逆睹其功之必就謂有今日爵賞之榮而為哉徒以事關宗社是以不計成敗利鈍捐身家棄九族但以輸忠憤而死節是臣之初心也至於號告三軍則雖激之以忠義而實歆之以爵祿延世之榮勵

之以名節而復動之以恩賞絢耀之美是非敢以虚言誘之也以為功而克成則此爵禄恩賞亦有國之常典理所必有也今臣受殊賞而衆有未逮是臣以虚言罔誘其下竭衆人之死而共成之掩衆人之美而獨取之見利忘信始之以忠信終之以貪鄙外以欺其下而内失其初心亦何顔面以視其人乎故臣之不敢獨當殊賞者非不知封爵之為榮也所謂有重於封爵者故不為苟得耳伏願陛下鑒臣之言不以為誇也而因以察

諸臣之隱允臣之辭不以為偽也而因以普諸臣之施果以其賞在所薄與則臣亦不得而獨厚果以其賞或可厚與則諸臣亦不得而遂薄也江西同事諸臣臣於蔡亦已畧舉且該部具有成冊可查不敢復有所塵瀆臣在哀經憂苦之中非可有言之日事不容已而有是舉不勝受恩感激含哀冒死戰慄惶懼懇切祈禱之至

王文成全書卷十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麟
謄録監生臣何瑞